

兩漢鏡銘初探

林 素 清

本文主要利用近數十年來考古發掘所得兩漢有銘銅鏡（約一千種），及傳世著錄之有銘漢鏡（千餘種）材料，將漢鏡銘做一全面性整理與研究。首先依銅鏡類型與字體特徵，約分成七個時期討論。

- (一)西漢前期：（指景帝以前）：鏡銘字體以小篆為主，與秦篆圓轉勻稱之筆意接近。
- (二)西漢中晚期：（是銘文鏡最盛行期）可分三期：(1)景帝至武帝初，字體為較方正篆體。(2)武帝至宣帝，為篆隸夾雜之方篆，筆畫間略見隸化痕跡，與美化傾向。(3)宣帝至西漢末，圖案化字體盛行且字裡行間夾有符號，有圓體草化字體，及方折隸化兩大類型。
- (三)王莽時期：字體有復古傾向，小篆體再度流行。
- (四)東漢早期：隸書為主，且因民間鑄鏡盛行，銘文中脫文、減字現象頻繁。
- (五)東漢中晚期：銘文中俗訛、簡省和通假字極多，顯示民間刻工水準不高，同時也反映了東漢民間俗字的概況，對漢字簡體字使用狀況，也提供一些訊息。

此外，本文藉著兩漢鏡銘文字之多樣性，進一步討論了漢代草書的淵源演變、隸變過程，簡俗字的產生，以及繆篆體的形成等有關兩漢文字之重要課題。

一、前 言

漢字的演變，從書體變遷來看，大致是經過古、篆、隸、草、楷幾大階段¹。秦漢正處於由篆到隸，由隸而草、楷的過渡時期，也就是古體到今體的最關鍵時期。秦篆、古隸、漢草、漢隸，在文字發展史上實具承先啟後作用，篆書與隸書的關係，隸書與草書的關係，以及隸變問題，都是文字學上重要課題，探討這些問

1 《漢書·藝文志》、《說文解字·敘》、衛恒《四體書勢》等皆以古文、篆文、隸書、草書為序列，加上楷書則為五類。然此純為敘述方便而設，其實古、篆可合併，隸草楷亦可合併；前者尚存象形的意味，後者則「破圓為方」，方筆興起，由象形轉而成為簡化的符號。前人以隸為篆之捷、草為隸之捷，實則自篆書以下的演變，都是因追求速捷所造成的。

題，必須充分瞭解並掌握兩漢時代文字的發展與特性。本文即嘗試利用兩漢鏡銘文字資料，為研究此一問題的基礎。

中國銅鏡萌芽於商周²，興盛於戰國³，至兩漢時代，由於經濟、文化高度發展，銅鏡的鑄造與使用，都達到高峰。不僅鏡類繁複，紋飾華麗，題材豐富，更重要的是漢鏡開始出現銘文，刻意安排的字體，加強了鏡背的裝飾美，而優美的文詞和豐富的內涵，更增添了銅鏡的藝術性。於是小小一面銅鏡，既為日常修飾儀容必備之物，鏡背又融合詩、書、畫於一體，是極獨特而珍貴的藝術品⁴。

鏡銘始於漢初，西漢以來逐漸普及，西漢中、晚期尤其盛行，且最具特色。西漢前期銘文字體以小篆為主，近秦刻石，筆畫圓潤；西漢中期，篆體較為方正，且漸有以銘文取代花紋圖樣的趨勢。在利用文字作為鏡背裝飾主題的風氣下，銘文字體刻意經營，出現了種種變化，時而方筆，時而圓筆，並夾雜各式圖案符號，以強調整體美感，充分顯現了靈活運用文字以表達美感的能力，漢代所謂「繆篆」正成於此時。王莽時期，鏡銘字體出現了短暫的復古現象；東漢以來，

- 2 銅鏡的發明，在冶銅技術出現之後，其歷史淵源可上溯到四千年前的齊家文化時期。1977年青海省貴南縣尕斯庫勒台齊家文化墓葬出土一件背飾七角星紋銅鏡，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銅鏡。之後，甘肅廣河縣齊家坪也發現一面銅鏡，造型、紋飾都較原始，但已具銅鏡雛形。（參考《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李虎侯〈齊家文化銅鏡的非破壞鑑定〉，《考古》1980年第4期）商代有安陽西北崗1005號墓曾出弓形鈕、垂直線紋鏡、又殷墟婦好墓發現四件銅鏡，知商代已能掌握銅鏡製作工藝。（參考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的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77年2期）。西周銅鏡在陝西寶雞、鳳翔，河南濬縣辛村等地都有發現，形制較簡單。東周銅鏡有：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出土三件春秋早期鏡，雙橋形鈕，並有虎、鹿、鳥紋，此時銅鏡製作已趨成熟。（參考：王永光、曹明檀〈寶雞市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文物》1979年2期，郭寶鈞《濬縣辛村》，科學出版社，1964年版。《上村嶺虢國墓地》，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 3 考古發現戰國銅鏡極多，以楚地為最，其他如四川、河南、陝西、河北等地也都有銅鏡出土。這時鏡型、質料與紋飾皆精美，1960年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出土銅鏡圖錄》一書，將楚鏡分為素鏡、純地紋鏡、四葉紋鏡、山字紋鏡等十一種類型，可知戰國鏡鏡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紋飾所用題材也十分豐富。
- 4 羅振玉〈古鏡圖錄·序〉中贊美古鏡：「刻畫之精巧，文字之奇，辭旨之溫雅，一器而三善備焉」（《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163頁。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又如日本學者梅原末治於《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序說》中也指出「中國之鏡鑑為特徵最多之工藝品，兼之其背文反映中國之古文化，極為顯著之事實」。已注意鏡背文字之重要。（梅原譯文引自梁上椿〈中國古鏡銘文叢譚〉，《大陸雜誌》二卷3期）。

則因私人鑄鏡的緣故，鏡銘上見到大量簡體、訛體、俗體和許多通假字，很真實地表現出漢代日常生活中文字使用的面貌。

傳世漢鏡有數千面之多，近數十年來考古所出也不下數千件，其中有銘漢鏡近千面⁵，數目相當可觀。鏡銘少則數字，多者達百餘字，銘文內容至少有百餘種不同。兩漢鏡銘豐富的內容，也為研究兩漢文學、思想與社會經濟各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漢鏡有紀年鏡⁶，本身已提供了確切的時代。而現在由於考古學者不斷努力，漢墓的分期大致確立⁷，參照同墓出土器物，及對鏡式花紋的研究，兩漢銅鏡的斷代已有相當可靠的標準。相對地，經由對鏡銘文字的分期研究，相信也能為以後其他有銘漢器的斷代，甚至於漢墓的分期研究，提供很好的佐證，這也是本文撰寫的主要目的。

二、兩漢有銘銅鏡概述

(一)西漢前期(景帝以前)

銅鏡有銘始於漢初。早期銅鏡多沿襲戰國風格，鏡面小、鏡壁薄，弦鈕或鼻鈕。主紋多連續蟠螭紋，地文有細密鈎連雷紋，或間以四葉紋。鏡銘字體以小篆為主，與秦篆十分接近，筆畫圓轉，銘文首尾處多半有魚形圖案為記號，例如：

(1) 大樂貴富蟠螭紋鏡：

「(魚形)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⁸(圖一)

5 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收錄1935年以前各書著錄青銅器，鏡共1374件。之後，梁上椿《巖窟藏鏡》錄624件銅鏡，羅振玉《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收190餘。考古出土較大宗如：洛陽燒溝漢墓出118件；洛西漢墓175件；廣州漢墓157件；廣西貴縣漢墓有103件，周世榮《湖南出土漢代銅鏡文字研究》(以下簡稱《周文》)云湖南共出221件等。茲不細舉。至於新出有銘漢鏡，本人已輯九百九十七件，見《新出土兩漢有銘銅鏡概述》，待刊。

6 梅原末治《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共收三十八件漢代紀年鏡。今加上新出土鏡，約得七十餘件。

7 例如：《洛陽燒溝漢墓》將漢墓分為：武帝、武帝稍晚、西漢晚、東漢初、東漢中、東漢晚等六期。《廣州漢墓》，則分西漢前、中、晚，東漢早、東漢晚等五期。參照各期墓出銅鏡，為銅鏡形制、花紋、字體，提供了可靠標尺。

(2) 大樂未央蟠螭紋鏡：

「（雙魚）脩相思，慎毋相忘，大樂未央。」⁹（圖二）

(3) 規矩大樂貴富蟠螭紋鏡：

「（魚形）大樂貴富得所好，千秋萬歲，延年益壽」¹⁰

(4) 愁思悲蟠螭紋鏡：

「愁思悲，願見忠，君不說，相思願毋絕」。¹¹

(5) 大樂貴富蟠螭紋鏡：

「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¹²。（圖三）

以上銘文字體皆作圓筆，近於秦篆。如大作 𠂔、千作 𠂔、樂作 𠂔、貴作 𠂔、萬作 𠂔、酒作 𠂔，皆標準篆體。

(二)西漢中晚期

西漢中晚期是漢鏡最發展的時期，大致可分三階段：

1. 景帝至武帝初。

文景之治以後，隨著社會經濟勃興，銅鏡的製作也有長足進展，除鏡面加大，鏡壁增厚，鏡緣較寬，鏡鈕漸呈半球體外，鏡背花紋也開始突破傳統彝器紋飾範疇，代之以新穎的草葉紋、花瓣紋、星雲紋、連珠紋、乳狀紋等，並多呈對稱的四等分構圖。以最常見的四乳草葉紋鏡為例，此鏡為柿葉形鈕座，座外有方欄銘文帶。銘文在鏡背中開始佔相當重要的地位。因配合方欄銘文帶的空間，鏡銘

- 8 大樂貴富鏡，1956年長沙子彈庫41號墓出，同款同銘鏡，見《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第二十八號，（198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及廣州淘金坑西漢墓出（18：1）蟠螭鏡，但已殘。又1956年長沙燕子嘴第3號墓出青銅鏡，銘文與此同而紋飾稍異。又《小校》卷15.2下兩鏡亦同，而題為「秦大樂貴富鏡」。
- 9 壽縣出，淮南王安（前164—122年）鏡，脩字係避其父諱。《書道全集》漢代，圖20《巖窟藏鏡》第一集四九、五四文作「脩相思，毋相忘，常樂未央」。
- 10 根據此鏡魚形圖案方向，知魚形當為銘文起首符號。〈周文〉70頁云：「文末均飾一魚形圖案，魚與餘偕音，象徵有餘」。周說有商榷餘地。又1953年湖南長沙月亮山1號墓及河北滿城中山靖王之妻竇綰墓出鏡同。
- 11 《長沙發掘報告》編號342：3。又上海福泉山漢墓M36：36鏡亦同式同銘，但釋文作「愁思曾」誤。《考古》1988年3期。又〈周文〉圖三釋文第二句作「願君忠」，君字為見字之誤，當改正。
- 12 〈周文〉圖四，1964年長沙出，由鏡式銘文字體看來周世榮定為西漢中期，似乎過晚，應改入西漢前期較佳。

雖仍是篆體，卻較以往方整，與西漢璽印及銅器銘文字體相近。這類字體可稱為漢篆。鏡銘內容多祈願語或吉祥頌詞。如：

- (6) 日光四乳草葉紋鏡。柿葉紋鈕座，座外方欄，銘文：

「見日之光，天下大陽」¹³。(圖四)

- (7) 日光草葉紋鏡。圓鈕，座外方欄，銘文：

「見日之明，天下大明」。¹⁴

- (8) 日光四乳草葉紋。三弦鈕，座外方欄，銘文：

「見日之光，天下大明」。¹⁵(圖五)

- (9) 日光草葉紋鏡。三弦鈕，鈕外方欄銘文帶，每邊一字，銘文：

「見日之光」。¹⁶

- (10) 相思毋忘四乳草葉花瓣紋鏡。(殘)鈕座外方欄，銘文：

「□□□光，千秋萬歲，長毋相□(忘)」。¹⁷(圖六)

銘文千字、萬字等皆同(5)、(3)。

- (11) 日光規矩草葉紋鏡。圓鈕，草葉紋鈕座，座外方格銘文帶，每邊二字，四角各一乳。方格外簡化規矩紋，間雜草葉。內向十六連弧緣。銘文：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¹⁸

- (12) 日有意四乳草葉紋鏡。圓鈕，四葉紋鈕座，座外方欄，銘文：

「日有意，得君喜，長貴富，樂毋事」。¹⁹(圖七)

以上各鏡(6-12)，銘文皆置於方格欄中，每邊各有一字、二字或三、四字不等。除了(10)與西漢前期鏡銘篆體較近外，其餘都已趨向方正篆體，這種現象應與銘文置於方欄內有關。字體結構仍以篆體為主，部分筆畫稍作改變，或如：

①見字小篆作見(睡虎地簡作見、馬王堆帛書作見)，從目從人，而(6)-(8)見字

13 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2號墓出，見《文物》1974年2期。此墓下限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故將日光草葉連弧鏡定在武帝後是不合適的。

14 〈上海福泉山西漢墓葬群〉，M15：1。《考古》1988年3期。






15 《廣州漢墓》1143：34。

16 〈陝西眉縣常興漢墓發掘報告〉，圖二十八之一，二十九。《文博》1989年1期。

17 山西太原東太堡出西漢早期鏡，《文物》1962年4期。

18 同(16)，圖十三。

19 1983年山東臨沂金雀山29號墓出，《文物》1988年1期。〈山東臨沂金雀山九座漢代墓葬〉，圖四十九：1。

作：，將人與目形拆離。又如之字，小篆作，《說文》的解釋是：「象過，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上述鏡銘之字作出，已見「破圓爲方」將象形字原有線條，逐漸符號化，是篆體隸化的初貌。

(13)常相思蟠螭紋鏡。方座，座外方欄銘文。圓渦地螭紋。銘文：

「常相思、毋相忘，常貴富，樂未央」。²⁰








(14)常與君蟠螭紋鏡。三弦鈕。方座。座外方欄銘文。圓渦地螭紋。

銘文：

「常與君，相謹幸，毋相忘，莫遠望」²¹（圖八）

(15)相思貴富草葉連弧紋鏡。座外方欄，銘文：

「長相思、毋相忘，長貴富，樂未央」²²（圖九）

（6）—（15）爲帶方欄草葉連弧銘文鏡及蟠螭紋銘文鏡，是這類型鏡之較早形式，其銘文方欄四角落皆不作特殊處理，仍順序填以文字，銘文多以順時針方向繞一周。內容多四字句吉語，或四言二句、四言一句，銘文平均分置各邊。字體仍以篆體爲主，而較西漢前期方正。但部分筆畫則略作曲折變化，如長作、樂作、貴作、謹作，已見規畫綢繆之意。而萬字作、貴作、思作，也略脫離篆體，逐漸隸化了。


另又有幾件四言四句草葉連弧紋鏡，也是西漢中期稍前之作，可惜皆殘破，如：

(16)服者君卿草葉紋鏡，三弦鈕，方座，座外方欄，銘文：

「服者君卿，延年益壽，安樂未央，□□□□」²³

(17)服者君卿草葉紋鏡。方鈕座，座外方欄，銘文十六字，但已殘破，僅九字可見：

「見□□□，□□大陽，服者君卿，所言□□」²⁴



20 《廣州漢墓》1173：3。第一句原釋文誤作「常想思」。又，1974年扶風太白鄉徵集四乳花瓣草葉紋鏡銘同，而毋字作，有鳥蟲書風格。

21 同上，1174：19。

22 〈周文〉圖六，同式鏡四川成都楊子山出兩面，見《四川出土銅鏡》20、21。又《廣州漢墓》1173：3銘文首句作「常相思」，餘皆同。

23 〈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4期。此墓疑爲昌邑哀王劉髡墓。原報告鏡文首句釋爲「服春君卿」，春是者字之誤釋。

24 山西太原東太堡西漢墓出。《考古》1962年4期。25 同（24）。

其中者字作，已失篆意，所字作則變化偏旁位置。

(18)服者君卿草葉紋鏡。伏螭鈕、座外方欄，略殘，只見十二字。銘文：







「·見日之光，□者君卿，千秋萬歲，長□□□」²⁵

見字前有「·」，當是文前起首符。

(19)日光必當草葉連弧鏡。銘文十六字，逆時針方向：

「見日之光，天下太陽，服者君卿，所言必當。」²⁶

2.武帝至宣帝


漢武帝以後，所見帶方欄之草葉連弧鏡等已有如下的改變。第一，方欄銘文之四角處，已不再容納文字，或鑄以乳丁紋飾，或以圖案「」、「」、或「」、「」來代替，方欄每邊內容二字或三字，十分清晰、易讀。尤其是後兩種圖案，最能與此時流行的方篆體配合，使用頗為普遍。第二，銘文字體也有一些變化，除了篆體更為方正外，字形也更趨簡易，隸化痕跡更見清晰。如炎作走、走；作妄；大作大；係作係；作匡、目；日作日等。這種篆隸間雜字體正是西漢篆體字的特色。

(20)君行卒草葉連弧鏡。柿蒂鈕，鈕座外方欄，銘文：

「君行卒，予志悲，久不見，侍前希」。²⁷（圖十）

(21)日有意草葉連弧鏡。鼻形鈕、鈕座外方欄，欄內四角有葉紋，銘文：

「日有意，宜酒食，長貴富，樂毋事」。²⁸（圖十一）

(22)與天相壽草葉連弧鏡。伏螭鈕。鈕座外方欄，欄內四角作葉紋。銘文八字，字間又有「」紋為界：

「與天相壽，與地相長」²⁹（圖十二）

(23)日光大明草葉連弧鏡。柿葉鈕，鈕座外方欄，內銘文八字，欄四角有紋為

26 1965年湖南長沙出土。〈周文〉圖十五。

27 1952年長沙出，〈周文〉圖八。1953年西安東郊紅慶村64號墓出同，見《陝西出土銅鏡》圖八。釋文由「久不見」讀起，而陳直〈四種銅鏡圖錄釋文的校訂〉，《文物》1963年2期，引《北江詩話》所載「君行卒，予志悲，秋風起，侍前希」文，認為鏡銘當從「君行卒」讀起，陳說可從。

28 湖南衡陽出土，見〈周文〉圖七。周文由「長相思」讀起，應改由「日有意」起讀。又廣西賀縣河東高寨西漢墓M3：25鏡，形式銘文皆同此。

29 《廣州漢墓》圖九二：3，1173：13。



飾。銘文：

「見日之光，天下大明」³⁰（圖十三）

(24) 日光大明草葉連弧鏡。紋飾、銘文皆同上，唯每字間又以直線隔開，每字居一方格中。³¹

(25) 日光大陽規矩草葉連弧鏡、鈕座外方欄、四角飾以四乳，銘文：

「見日之光，天下太陽」³²

(26) 日光毋忘草葉連弧鏡。柿葉鈕座，座外方欄內四角有「」或「」圖案。銘文：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³³

(27) 日光毋忘規矩連弧紋鏡。柿葉鈕座，座外方欄，四角飾以四乳，銘文八字，每字以直線隔開：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³⁴（圖十四）

(28) 見光大明四乳鏡。獸形鈕。方欄四角飾回紋，銘文：

「見日之光，天下大明」。³⁵

3. 宣帝至西漢末

昭宣以後到西漢末，連弧銘文鏡是最為盛行的鏡類。連弧銘文鏡多圓鈕，鈕座外，內區有連弧紋（多內向八連弧），外區為銘文帶。早期邊緣較窄，晚期則以素寬緣居多。整個鏡背利用銘文作為主題裝飾，銘文所佔鏡面空間較(二)期帶方欄草葉紋鏡更為顯著，是漢鏡中最獨特的一種類型。

連弧銘文鏡所使用的字體極為特殊，非篆非隸，自成一格。簡筆、連筆頗

30 湖南長沙出多件，見〈周文〉圖十一、十二。又洛陽西郊漢墓3171：8號，同。上海福泉山西漢墓亦出一件，形式皆同，而作半球形鈕，故時代應稍晚，約成於武帝末至昭宣間。

31 湖南長沙出，〈周文〉圖十三。又南昌東郊西漢墓M14：13同。

32 1981年河南洛陽火車站金谷園出，見《考古》1984年9期。


33 1960年湖南長沙出，陝西淳化縣、山西太原東太堡、河南新安鐵門鎮出亦同，惟略殘破。

34 〈周文〉圖十。又陝西長安洪慶村M121：7同。又四川成都揚子山出亦同，見《四川出土銅鏡》圖21。另圖22有草葉規矩獸紋，銘文安排方式同，銘文為：「心思美人，毋忘大王」八字。

35 1956年湖南衡陽出，〈周文〉圖十四。

多，字裏行間往往夾雜一些圖案或符號，這種圖文並見的情形，僅見於漢鏡。連弧銘文鏡字體可分為圓體和方體兩大類型，圓體的時代早於方體字類，約起於武帝時代，昭宣時漸多，而大盛於西漢末，字多簡省，每字或每兩字間，常夾雜「◎」、「⊗」、「ㄣ」一類符號，且常見連筆書寫方式，如𠂔（以）、𠂔（雍）、𠂔、𠂔（明）、𠂔（清）、𠂔（昭）等，與漢代草書的書寫方式相當類似。

。方體字連弧鏡較晚出，大約始於西漢中期³⁶，而多見於西漢末和東漢初年。字體方正，略呈扁形，字的首尾筆往往加重，略呈楔形，這與漢隸頓挫、波挑筆法有相通處，東漢八分書體強調的美感，在方字連弧銘已經出現。方字連弧銘文間常見加入「𠂔」、「𠂔」符號以為裝飾，或稱為而字鏡，或認為而字只是表聲文字，有如如歌辭中表音襯字，其實並不盡然。³⁷

由圓字連弧鏡銘間添加圓形符號「◎」、「⊗」，以及方字連弧銘間添加「𠂔」、「𠂔」形圖案，可見這類鏡銘文字的裝飾意味十分濃厚，故常有趣味性遊戲筆畫出現。例如：四川萬縣漢富貴磚³⁸，文作，將富、貴兩字各寫成含田形筆畫，兩田形分置畫面對角處，以表現對稱勻衡美感，一方面又可將之拆讀為「宜田，田貝」四字。另有富貴磚，寫作「合豐」、「富昌」，陳直認為可分別又讀為「合田豐貝」、「富有」、「富昌」等。³⁹這是以往所未見的。

連弧銘文鏡從文字內容可分為日光連弧、昭明連弧、清白連弧和銅華連弧幾類：

（一）日光連弧銘文鏡，流行相當廣泛，幾乎各地漢墓都有出土，尤以河南出土最多⁴⁰。鏡體較小，直徑多在8厘米以內，銘文大致有以下四類：

36 楊州妾莫書木槨墓已出，墓約武帝後期，《文物》1980年2期。又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也出，該墓約昭宣時，見《文物》1977年6期。

37 陳直《文史考古論叢》頁69〈漢鏡歌十八曲新解〉引漢昭明鏡「內而清而以而昭而明光而象而夫而日而月而□而」（《小校》卷16、40），以鏡銘所雜十一個而字是表聲字。陳說待權。又如梁上椿釋而為天字，並云古人尊天故加天字以為鄭重之意。（見〈中國古鏡銘文叢談〉），梁說亦不確。其實昭明鏡文所夾而字皆裝飾性符號，與「𠂔」、「𠂔」類符號同，絕非表聲字。

38 磚文見《考古通訊》1957年4期。

39 見陳直《關中秦漢陶錄提要》407、402頁。

40 根據〈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2期，刊布一百七十五面銅鏡中，日光鏡有三十六面，其中絕大多數為日光連弧紋鏡。又燒溝漢墓所出一百一十八面鏡，日光鏡存二十面，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弱。

(29)「見日之光，天下大明」⁴¹。圓體字，字間夾「◇」、「e」紋。

(30)「見日之光，長毋相忘」⁴²。圓體字，字間夾「⑨」紋。(圖十五)

(31)「見日之光，長不相忘」⁴³。圓體字，字間夾「⊕」紋。

(32)「見日之光乎與君長毋相忘」⁴⁴，字間無符號。

字體皆圓體，多省筆。如見字作 \varnothing 、日字作 \bigcirc 、相字作K0，文字與符號頗難分辨。

(二)昭明連弧銘文鏡，流行更為廣泛，是出土最多的有銘漢鏡⁴⁵，鏡面較日光連弧大，多在10—12厘米間。銘文字數不固定，往往視鏡面大小，而有省字減句現象。完整銘文為：

(33)「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泄。」

方字昭明連弧銘，字常省筆，且為配合方體字，字體結構多刻意安排成方形，如清字作 \mathcal{Q} 、明字作 \mathcal{M} 、昭字作 \mathcal{Z} 、象字作 \mathcal{X} 。銘文起首漸見起訖符，如「—」、「田」、「--」等，字裏行間則加而字符號(或釋為天字)，以呼應整體的美感。如：

(34)「(—)內而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夫而日而日而不而泄」⁴⁶(圖十六)。

(35)「(田)內而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象而夫而日而日而不而泄」⁴⁷。

(36)「(—)內而日而以而昭而明而光而日而月而工」⁴⁸(圖十七)。

41 〈周文〉圖十八，1953年湖南長沙出。又洛西漢墓、西安東郊紅慶村11號墓皆出同式鏡。又1988年咸陽市任家嘴村漢墓出日光連弧鏡，方體字，間夾「⊕」及「e」文，同墓出王莽大泉五十錢等，時代較晚，見《考古與文物》1990年1期。

42 1956年衡陽出，見〈周文〉圖十六。雲南昭通縣出日光連弧銘文同，而字體較方，每兩字間飾以乳丁，銘文帶外有櫛齒紋及連弧緣，時代似較晚。另1982年陝西淳化縣出同銘日光鏡，每字間隔以「⑨」紋，《考古》1983年9期。陝西眉縣14號墓出則間以「(田)」紋，該紋飾較罕見，《文博》1989年1期。

43 1966年湖南出，見〈周文〉圖十七。又〈貴州赫章可樂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6年2期，有同銘日光連弧四件，字間夾「e」及「⊕」紋。

44 1977年淳化縣城關公社棗坪大隊發掘。《考古》1983年9期。

45 洛陽西郊漢墓共出昭明連弧四十一面，燒溝漢墓出二十四面，都是件數最多的鏡式。《廣州漢墓》西漢中晚期墓出二十九件鏡中，昭明鏡共十四面，幾達二分之一。

46 方字昭明鏡。《廣州漢墓》3031：71。有日有意連弧、銅華連弧、皆方體字，鏡面稍

47 湖南資興東漢墓(296：4)。《考古學報》1984年1期。

48 楊州東風磚瓦廠八、九號漢墓，(M9：37)。《考古》1982年3期。

圓字昭明連弧亦多省字省句，字間多不加「而」符或其他紋飾，只有少許添加符號，如「十」符：

(37)「內清質以昭明，光象夫(十)日月，心忽而願忠，雍塞而不泄」⁴⁹（圖十八）。

(三)清白連弧鏡，鏡式與昭明連弧鏡同，銘文亦六字句，完整者為六言八句，共四十八字：

(38)「潔清白以事君，怨陰驩之舛明。煥玄錫之流澤，志疏遠而日忘。慎靡美之窮皚，外承驩之可說，慕窈窕之靈泉，願永思而毋絕。」

銘文以方體字居多，常見減字減句，流行時代稍晚，多見於西漢末期。此外，又如：

(39)「日有晝，月有富。樂毋事，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賈市程，萬物平。」

(40)「清冶銅華以為鏡，昭察衣服觀容貌，絲組雜選以為信，清光宜佳人。」⁵⁰

(41)「清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延年益壽辟不羊(祥)，與天毋亟如日光，長樂未央。」⁵¹（圖十九）

另外，又有雙重銘文重圈鏡，連珠鈕，兩圈銘文為主要裝飾，盛行於西漢中葉。內、外圈銘有多種組合方式：

(甲)日光昭明重圈鏡：

(42) 內圈：「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外圈：「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泄」。⁵²

（圖二十）

內圈銘文有「㊦」類符號隔開，外圈銘文常有省字減句現象，以圓體字較多。

(乙)昭明清白重圈鏡：

(43) 內圈：「內清質以昭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雍塞而不

49 山西省朔縣趙十八庄一號漢墓出。《考古》1988年5期。

50 洛陽西郊漢墓3206：3。連珠紋鈕座，銘文帶外有雲雷紋。

51 1959年湖南長沙出，見〈周文〉圖四四。

52 〈周文〉圖十九～二十一。又山東臨沂西漢中期墓M32：8，《文物》1989年1期；山西朔縣趙十八庄一號漢墓亦出，《考古》1988年5期。

泄。」

外圈：「絜清白（以）（而）事君，志行驩之合明。煥玄〔錫〕之流澤，恐疏〔遠〕而日忘。慎美之窮皚，外承驩之可說。慕窈窕乎靈泉，願永思而毋絕。」⁵³

（丙）昭明存神重圈鏡：

（44）內圈：「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願忠，然壅塞而不泄。」

外圈：「如皎光而耀美，挾佳都而丞間。悚驩察而性寧，志存神而不遷。得竝觀而不棄，精昭折而伴君」。⁵⁴（圖二十一）

（丁）日光銅華重圈銘文鏡：

（45）內圈：「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千秋萬世，長毋相忘，宜侯王。」。

外圈：「清銀銅華以爲鏡，絲組爲紀以爲信，清光明乎，服者富貴番昌，鏡辟（避）不羊（祥）。」⁵⁵

（戊）毋忘番昌重圈鏡：

（46）內圈：「久不相見，長毋相忘」，八字，每字間隔以「囧」紋。

外圈：「常宜子孫今日番昌，千秋萬世樂未央，宜吏□弟兄，精明光兮□□」⁵⁶

字體較方，雜七言句，時代應較晚。

（己）日光佳人重圈鏡：

（47）內圈：「見日之光，長毋相忘」，每字間隔以「㊦」紋。

外圈：「昭（照）佳人，銀清華、精咸日，串惠芳。禺（遇）和潔，結溜（慈）顏。安成（誠）信，耀涼光。」⁵⁷。三言一句，每句間各以「㊦」紋隔開。

53 江蘇盱眙3號墓出，《考古》1979年5期，湖北光化3、5、7號墓皆出，字句增減略有不同，多假借字。《考古學報》1976年2期，又如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M：2032，亦有同類鏡。

54 山西朔縣西漢晚期墓出（3M36：6），《文物》1987年6期。

55 此鏡出於楊州漢墓，時代較晚約成於西漢末至東漢初。字在篆隸間，簡筆、借字多。銅字省作 𠂔，（釋文）誤釋爲鉛，者字誤釋爲春字。《文物》1985年10期。

56 陝西長安洪慶村122：5號。《考古》1959年12期。

57 湖北光化采集5號標本。《考古學報》1976年2期。

總之，重圈銘文鏡和連弧銘文鏡，是完全利用文字作為裝飾主體，故字體變化較大，同一個字，或圓體或方體，而有不同寫法。圓體字篆意較濃，多連筆，時代較早；方體字隸化較深，筆畫起訖處常呈楔形，多簡筆，時代略晚。這兩類字體都刻意經營，與繆篆配合書寫空間而字體上作些挪讓、推移的方式相近，我們不妨視為繆篆體。如日作☉與日；月作☾與月；明作𠄎與明、而作𠄎與𠄎、泄作𠄎與𠄎等。且簡筆漸多，如銅省作銅，者省作𠄎，質省為𠄎等，很容易誤釋。

(三)王莽時期

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政治、經濟制度雖有重大變革，但沿社會上一般思想、藝術方面，大抵仍沿襲西漢之風，昭明連弧、昭明重圈、銅華連弧等鏡類依舊出現。昭明鏡字體多為方體，常夾帶「而」字為飾，鏡銘語句常不完整。又銘文首尾處多已用符號「·」、「…」等隔開。銅鏡紋飾內容日益豐富，開始出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犀牛、鹿、羊、兔、蟾蜍、瑞鳥等禽獸紋和仙人紋，表現手法較以往更細緻。構圖方式多仍利用乳丁間隔成若干區，各區內各置以禽獸或瑞鳥紋。或以同心圓環繞多層紋帶，富立體層次感，邊緣裝飾也較複雜，往往有數種紋樣。

王莽時規矩紋鏡最為盛行，大致分為鳥獸紋規矩、幾何紋規矩，及四神紋規矩。鈕座外或方欄或圓帶，上或鑄以十二支銘。此外，鏡銘開始出現較長的七言韻語，通常每句皆韻，並出現以「七言之紀從鏡始」為文首句鏡銘，說明了七言文體開始盛行的情形。「尚方作鏡」、「新有善銅」鏡銘是最常見的銘文，內容多有陰陽五行、羽化升仙，祥瑞避邪等思想，王莽鏡文也屢見敘述征四夷，天下平一類誇大功業的文字。又，這時已出現鑄上年號的紀年鏡銘，並漸見到私人鑄鏡。常見銘文舉例如下：

甲、「尚方」銘（圖二十二）（通常見於四神規矩紋鏡）。大致有兩種基本形式：

- (48)「尚方御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比）金石如侯王。」
- (49)「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為國保。」⁵⁸

58 又有佳鏡銘，文作「此有佳鏡成獨好（或作佳鏡兮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如金石為國葆（保）」。

乙、「善銅」銘：

(50)「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主四彭（方），朱爵（雀）玄武順陰陽」。（圖二十三）

或於第四句末改為「八子九孫治中央」⁵⁹。

這類鏡銘明白指出是「新」朝所鑄銅鏡，並說明取丹陽地出之銅礦，又加入銀、錫以增鏡之硬度與亮度，可看出此時鑄鏡對質地之要求較高，利用銅與錫、銀合金，以求鏡面有更好效果。

丙、「七言」銘：

(51)「泰（七）言之紀從鏡始，長保二親和孫子，辟除不祥宜古（賈）市，從今以往樂乃始」。

丁、私人作鏡銘：

(52)「杜氏作竟（鏡）四夷服，多賀新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受大福，傳吉後世子孫力。」

或句末加「官位高」等字句。王莽期銘作「多賀新家人民息」，稍晚則見「多賀國家」或「多賀君家」。此期鏡銘尤以「王氏作鏡」、「王氏昭鏡」⁶⁰（圖二十四）銘最多。

戊、紀年鏡：

今所見最早紀年鏡為居攝元年鏡，乃1924年韓國平安南道大同江漢墓所出。銘文字體方整，有省體：

(53)「居攝元年自有真，家當大富，糴常有陳。史之治史為貴人。夫妻相善，日益親善」。⁶¹（圖二十五）

另有：




(54)「唯始建國二年新家尊，詔書數下大多恩。賈人事市不躬耆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穀成熟天下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孫。」⁶²（圖二十六）







59 廣西貴縣出，《文物》1990年1期。

60 如商縣博物館藏有王氏昭鏡、扶風博物館029號「王氏作鏡」，又傳世著錄多件。

61 見《漢式鏡》一七，又《書道全集》漢鏡二七。

62 此鏡相傳清同治年間周星詒得自福州採銅局，後贈其外孫冒廣生，現藏上海文管會。《古鏡圖錄》、《小校經閣金文》、《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皆著錄。為規矩獸紋鏡，鈕座外並有「宜子孫」篆體三字。


王莽鏡銘除承繼西漢中晚隸化字體外，簡省偏旁和筆畫的字體漸多，如鏡作竟，有作又，仙作山，渴作曷，飲作，紀作己，攝作揖，新作等，使用相當普遍。又見大量同音假借字；如七作黍、游作由、賈作古。若不明白當時簡字趨向，則難免誤識，如釋新()爲年，釋賈(古)爲吉，釋黍爲來等皆誤⁶³。


此外，莽鏡又有以下特點：第一，篆體字和若干古字的使用，可見當時復古之風氣。如：始建國二年鏡，爲圓筆篆體、篆意頗濃，鳥獸紋圓鈕座外，紋飾間嵌入「宜子孫」三個篆字等，這與西漢中晚期少見篆體的風氣極不相同。而四恢復古體寫作「」，也是王莽鏡所特有⁶⁴。第二，王莽七言鏡銘七字皆寫作黍。七字作黍和四字作，爲當時風尚，不僅鏡銘如此，王莽時期金石、簡牘文字亦如此，使用時代約限於始建國三年至地皇二年期間，稍晚也偶見一、二例⁶⁵。第三，鏡銘有減字句現象，然又於句尾加上「兮」字，並有拉長兮字末筆習慣。如山東嘉祥縣出尚方規矩鏡爲：「尚方作竟(鏡)真大巧，上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兮」。兮字作。⁶⁶第四，鏡銘起首多有符號標示，常見有「·」、「…」、「」等形，王氏昭鏡類則加鳥紋及紋作爲文句起訖標記⁶⁷。



四東漢時期


1. 東漢早期


東漢早期，規矩紋鏡繼續盛行，尤以四神規矩紋最多。稍晚，多乳禽獸紋鏡漸增，圓鈕，圓鈕座或四葉紋鈕座，座外五至八乳不等。各乳間多填四靈(青龍、

63 〈貴州黔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0期，誤釋古爲吉。〈湖南常德東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0年4期，誤釋辛(新)爲年，誤 (彭)爲向，楊州出土規矩鏡，《文物》1985年10期，讀黍字爲來等。

64 陳直《文史考古論叢》頁96，誤釋莽鏡四字爲三。作「常三方」、「掌三彭」。其實皆字，當讀爲「四方」、「四彭」。

65 參考陳邦懷《讀〈武威漢簡〉》，《考古》1965年11期等文。張勛燎〈論七、十〉，《古文文字研究論文集》)文中指出七作黍及四作，都只限於王莽始建國三年至地皇三年之間。事實上稍晚也仍見沿襲這種寫法，如：元初(安帝)黍年洗亦作黍。又東漢鏡亦見「黍」和「」，張說不確。

66 《考古》1986年10期。又如廣西貴縣東漢墓出「三羊作竟自有制，上東尋命王命人兮」，兮字作。《文物》1990年1期。

67 「王氏昭鏡」見《小檀樂鏡景》卷2、26上等。另商縣博物館藏八乳規矩神獸鏡以紋作起首符號。

白虎、朱雀、玄武)及其他神獸,(如:仙人、鳳鳥、綿羊、鹿、蟾蜍、獨角獸等)與漢人所喜祥瑞有關。銘文內容,除大量「尚方作鏡」及「善銅銘」鏡外,私人作坊所製「姓氏銘鏡」漸增,並有一些紀年銘鏡。銘文字體以隸書為主,且字句常有脫文、減字句現象。如:

(55)「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飲玉泉兮」。⁶⁸

(56)「〔尚〕方作鏡大毋傷,〔青龍白〕虎〔辟不〕羊(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比)金石如……」。⁶⁹

(57)「漢有名同(銅)出丹陽,和已(以)華錫青(清)明。左龍右虎主 彭(方),朱鳥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東上□山見神人耳。」⁷⁰

(58)「杜氏作竟大毋傷,漢有善同(銅)出丹陽,家當大富樂未央,子孫備具」。⁷¹
(圖二十七)

(59)「元和三年,天下太平,風雨時節,百(以下十一字不清),尚方造鏡,在于民間,有此竟延壽未央兮。」⁷²

2. 東漢中、晚期

東漢中葉以後,鏡鈕漸大,鏡的邊緣高起,紋飾講究。私人鑄鏡更盛。民間刻工水準不一,故鏡銘所見俗訛、簡省和通假字極多,甚至難以確認,須通讀全銘,並參照內容相近或相關的銘文,才能辨識。且時代愈晚,簡訛程度愈大。這類鏡銘以隸書為主,間雜少許篆筆,常以簡單線條或點畫,來概括一些偏旁或筆畫,而且同一線條符號,往往用來概括多種偏旁筆畫,與漢代簡牘文字所用草書形式十分接近。東漢鏡銘文字簡訛字如:

尚—— 𠂔、𠂕

竟—— 𠂔、𠂕、𠂖

真—— 𠂔、𠂕

68 《廣州漢墓》4017:36,規矩四靈紋鏡。鈕座有十二地支銘。

69 《廣州漢墓》4005:12,七乳禽獸紋鏡,略殘破。

70 湖北漢陽蔡甸一號墓出,《考古》1966年4期。規矩八禽紋鏡,鈕座有十二地支銘。此鏡約成於東漢中、晚期。

71 湖南出五乳禽獸紋鏡,《周文》圖八二。

72 廣西出土多乳禽獸鏡。

老——𡈼、𡈼、𡈼、𡈼、𡈼、𡈼
 知——知、知、知、知
 幽——幽、幽
 樂——樂、樂、樂
 有——有、有、有
 銅——銅、銅、銅
 孫——孫、孫、孫、孫
 刻——刻、刻、刻
 爵——爵、爵
 游——游、游、游
 以——以、以、以

歸納上列字形，可以發現：

「=」可用來代替「口」、「匕」、「8」等不同形體或偏旁，例如：(尚、冬、樂、幽、尚、刻、刻、刻)；「丨」可用來取代「口」、「子」、「幺」等形，(銅、銅、銅、山)；「丿」可概括「リ」和「水」等，(刻、刻)，與今所見漢代簡牘文字有許多類似處。如：尚作𡈼(居170.3A)、商作𡈼(居325.12)、老作𡈼(武73)、者作𡈼(居100.39)、留作𡈼(居220.13A)、樂作樂(居212.60)有作𡈼(居49)、決作𡈼(居505.25)等。此外一些連筆寫法，如老作𡈼、爵作𡈼、以作𡈼等，更是草書常見的書寫形式。這些鏡銘字體，足以說明東漢時草書普及的情形，除日用的簡牘文字使用草書外，連刻鑄文字也深受其影響。













東漢中晚葉又有連弧紋鏡類。特徵是以內向連弧為主題，外區有雲雷紋和弦紋。圓鈕座或四葉座，銘文居於裝飾從屬地位，多嵌在四葉之間。字體為修長篆體，纖細秀麗。銘文多為「長宜子孫」⁷³、「長生宜子」等吉語，或另於連弧紋內添加「延年益壽樂未央」⁷⁴、或「壽如金石佳且好」一類祈福吉祥字句，⁷⁵(圖二

73 如洛陽西郊漢墓3263A：4、7054：14、河南陝縣劉家渠102墓(102：1)《考古學報》1965年1期。湖南常德東一號墓M1：20等。

74 (周文)圖一〇六，湖南出。

75 (周文)圖一〇七，湖南長沙出土，又洛陽西郊漢墓10016：18。

十八)。這種鏡式，流行於東漢中期。稍晚則流行素寬緣，蝠形葉鈕座之連弧紋鏡。銘文也多填於蝠形葉紋間，亦作長腳篆，且配合葉紋，彎曲線條，或增加筆畫，以為裝飾。如：

長字作 、、
 宜字作 、、、、
 子字作 、、、

銘文內容不外「長宜子孫」⁷⁶（圖二十九）、「長宜高官」⁷⁷、「長生宜子」⁷⁸（圖三十）、「君宜子孫」⁷⁹、「君宜官位」⁸⁰及「位至三公」⁸¹等類吉語，顯示出東漢時代以仕宦高官和宜子宜孫為社會上普遍願望的情形。

變形四葉紋鏡，也是東漢中晚期流行的鏡式。一般為圓鈕或獸鈕，圓鈕座，座外四蝙蝠紋向外呈放射狀，分為四內區，各區配置獸首、夔紋、鳳紋等。依內區圖案又可分為變形四葉獸首鏡、變形四葉夔紋鏡、變形四葉八鳳鏡。銘文多置於變形四葉內四角，以四角各一字組成四言吉語最多，常見有：「長宜子孫」⁸²（圖三十一）、「君宜高官」⁸³、「位至三公」⁸⁴。銘文有篆有隸，字體特徵是普遍呈方形或略扁方形，與前一類連弧鏡式銘文字體有很大不同，或方篆或方隸，筆畫頗富變化，如：

子(長) 宜(宜) 子(子) 孫(孫)
 君(君) 宜(宜) 高(高) 官(官)

也有外區加銘文帶，銘文多隸體。內容除頌禱吉語外，又見紀年，紀鑄造地，及誇耀銅質精鍊質美的詞句，如：

76 河南劉家渠M102：1，又河南朱家村、山東濟寧縣、滕縣，河北望都漢墓都有出土。是中原和北方較流行的一種鏡式。

77 如寶雞鎡車廠漢墓M1：23。《文物》1981年3期。

78 河南劉家渠M11：42。

79 〈周文〉圖一三七。

80 〈周文〉圖一三五。

81 河南靈寶張灣漢墓。《文物》1957年11期。

82 湖南出，〈周文〉圖一三〇。

83 臨潼發現漢（獻帝）初平元年墓，（公元190年）出，《文博》1989年1期。

84 山東平原王韓村漢墓出一件，鈕座外銘「君宜高官」，外區另有「位至三公」四字。《文物資料叢刊》十集。

- (60)「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廣漢西蜀造作尚方明鏡，幽涑三商，天王日月，位至三公，長樂未央（央），宜侯王，富且昌，師命長。」⁸⁵
- (61)「建寧元年九月九日丙午，造作尚方明鏡，幽涑三商。上有東王父，西王母，生如山石。長宜子孫，八千萬里，宜且昌，樂未央，宜侯王，師命長。買者大吉羊，宜古（賈）市，君宜高官，位至三公，長樂央□」。⁸⁶

紀年鏡多為變形四葉獸首鏡，銘文多見大量宣傳和祝福買鏡者吉祥大富的語句，如：「買此鏡者家富昌，五男四女為侯王」，「買人大富」、「其所有者，王父母，位至三公，宜古（賈）市，大吉」、「伏（服）者老壽，高昇二千石」、「買者富貴番昌，高遷三公九卿十二大夫」⁸⁷等，說明了東漢末民間作坊鑄鏡業之發展，與市場競爭之激烈。

東漢晚年盛行的神獸鏡也多紀年，並見誇耀鏡質，買人吉祥一類的語句，銘文字體多相近。神獸鏡是以浮雕法表現神像（東王父、西王母、五帝天皇）、人物（黃帝除凶、白（伯）牙禪琴）、龍虎、四靈。銘文有銘文帶和方枚帶兩種處理方式，多四字句，並多與紋飾內容相配合。

畫像鏡與神獸鏡都是以浮雕手法，表現神仙、歷史人物、四神、禽獸的新興銅鏡，反映出中國銅鏡發展又邁入一個新的階段。銘文除配合鏡背紋飾作說明外，大多繼承前此已有的內容，（如尚方銘等），字句也見增減。除了祈求長生不死，家族興旺外，詞句並無新意，銘文字體也無大變化，故不細述。神獸鏡和畫像鏡是東漢中、晚期南方流行的鏡式，畫像鏡則少見紀年銘。

東漢中晚期出現夔鳳鏡（雙夔鏡），以軸對稱方式，在圓鈕兩旁，配置夔鳳或雙夔，左右首尾相對，銘文則採直行書寫方式，在鈕的上下方直行排列，且上下字數大多相等，少者一字，多者四字。如：「高（上）官（下）」、「君宜（上）高官（下）」、「君宜高官（上）長宜子孫（下）」。⁸⁸這種銘文直行下讀的方式，和以往順（或逆）時針方向繞讀一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讀銘文時已無須轉動鏡面，且文字與紋飾皆為軸對稱排列方式，互相配合。銘文字體以方正的隸

85 河南南陽市博物館藏。1982年河南西峽縣徵集所得。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

86 河南南陽市博物館藏品。《中原文物》1982年1期。寧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

87 參考林素清〈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10月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書、篆書居多，筆畫間稍作變化，並有添加點畫裝飾字體。如：

公字作：公、𠂔⁸⁸、𠂔、𠂔⁸⁸（圖三十二、三十三）

君字作：君⁸⁹、君⁹⁰

宜字作：宜

官字作：官⁹⁰（圖三十四）

總之，東漢鏡銘呈現了當時文字的眞貌，有日常習用的簡省字體，也有刻意裝飾比較華麗而慎重的裝飾性篆隸體，說明了篆體、隸體使用的情形以及草體在字形演變，特別是隸變所產生的關鍵作用。而鏡銘內容所顯現的的漢代思想與文化，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對象。

(五)小 結









漢鏡銘文字，字體上有秦篆、漢篆、漢隸、草書和繆篆、長腳篆等，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兩漢文字的演變和發展。一般說來，西漢前期鏡銘以小篆爲主，字體與秦刻石近，筆畫轉折多呈圓形。文景之後鏡銘字體漸方，雖仍以篆體爲主，而筆畫間偶見拆離篆體，（如𠂔作𠂔），或改變筆勢，由圓轉線條變爲平直符號（如𠂔作𠂔），以利書寫便捷。武昭宣時，文字隸化程度日益明顯，方篆體十分純熟，不妨稱爲漢篆。由於文字在鏡背的裝飾性逐漸重要，於是出現了刻意經營規摹的繆篆體，文字的裝飾意味增強。隨之而流行的銘文連弧鏡和重圈銘文鏡，因文字已成爲鏡背最重要的紋飾，字體就更富變化了，或圓體，或方體，各成一體，絕不混用，圓體字蘊含了漢代草書痕跡，方體字則表現了漢隸八分的美感。而文字與圖案符號兼容並蓄，相得益彰的現象，更說明了西漢中晚期，文字運用充分自如的情形。

新莽東漢之際，隸書大抵成熟，鏡銘主要使用簡化隸體，文字通假現象頗多，與漢簡帛文字所見字體相似。東漢中晚葉，圈帶鏡銘字體簡化程度越大，通假、俗訛字體更是不勝枚舉，這種現象與當時私人鑄鏡風氣鼎盛，民間工匠水準不齊有關，似乎表現出當時民間使用文字的情形。東漢中晚葉也有字體較繁複莊

88 濟寧博物館藏位至三公鏡，《文物》1990年1期。扶風博物館0080號。河北石家莊市橋東漢墓出鏡，〈文物〉1959年4期。廣西昭平出（鳳2：27），《考古學報》1989年2期。

89 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墓107：8號，《考古學報》1965年1期。

90 陝西商縣西澗漢墓出，《考古》1988年6期。

重的篆書體，見於變形四葉夔鳳鏡及夔鳳鏡等以圖紋爲主的鏡類，銘文字數少，嵌飾在華麗圖案間，或在鏡鈕上下方，直行排列。字體爲富變化之篆體，或更添加一些彎曲線條，以增長篆體修長、飄逸的美感，或於字的下方或兩側作肥筆，以求變化。如：、、、、等，這種字體對於魏晉以來流行的懸針篆、垂露篆頗有影響。至於許多添加點飾的鏡銘，如：、、等字體，在漢代金文也有不少例子，充分顯示了漢人靈活運用文字的一面。

兩漢鏡銘有刻意求美，莊重或繁複的篆體，也見一般比較草率、便捷的隸體與草書。繁與簡，正與俗，表現出兩漢文使用上的多樣性⁹¹。

三、餘 論

(一)漢鏡銘所見簡體字研究

漢鏡銘文字多簡體的原因，梁上椿於《巖窟藏鏡》概說有這樣的說明：

惟漢式鏡銘之表現字體有特點者較多，其中御用以及官家之作雖均爲小篆或漢隸式之正體，而一般所用則減筆訛字實居多數，蓋爲圖刻範鑄造之方便，以及文字簡易化起見，遇字畫較繁或文義較澀者，輒行減略或假借之。⁹²

除了民間作坊爲便利刻鑄多採簡字外，一再使用相同的鏡銘內容，也是不嚴格要求文字完整的因素之一。鏡銘多簡體，較草率，顯示出東漢鏡子實用性大於裝飾性的本質。梁上椿認爲簡字是漢文化中值得注意的現象，並引容庚說，認爲對以後文字的簡省有啟示：

足徵當時之通俗風尚對減筆代字實甚流行，後世對漢文字似多偏於漢石而忽視鏡文，以致盛行一代之減代字體未能廣爲傳播於今，然其爲漢代文化史中極可注意之一大特點，則無疑義。容庚氏稱「……秦漢金文……或爲楷書之所從出，或視楷書爲更省……則簡字較楷書豈不更爲適用？…






















91 許慎《說文解字·敘》云漢初以八體試學僮，及新莽時又有古文、奇字、篆書、左書（即秦隸書）、繆篆（所以摹印也）、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等，說明兩漢時代有各種用途不同的書體。從鏡銘文字的多變化，似乎也能看出當時各體並用的現象。

92 《巖窟藏鏡》二集上漢式鏡概說，頁五。




…」(金文續編序)之說確有見地。」



漢文字演化過程是由圖畫性文字逐漸向純符號的方塊字發展，無論形體結構或書寫筆勢上，總是由繁而簡，由難趨易，使文字更便於書寫。隸變、草化，以及簡省文字偏旁筆畫等，都是文字簡化的方式。漢鏡銘文字所見大量簡化及訛變通假字體，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①簡省偏旁：

銅—同 鏡— 錫— 銀—
 新—、
 位—立 作— 仙—山 伯—白 保—⁹³
 徘徊— 徊—回
 常—
 滓— 滅— 漢— 泄—世 渴—
 游—
 祥—
 殃—
 採—
 孫—
 巧— ()
 彈—

②更換偏旁：

祥—詳
 飢— () 飲— ⁹⁴
 鍊—練、煉
 清—精、請

93 位—立，作—乍，伯—白等，皆自古已有的現象。本文將之歸入簡省偏旁類，乃就東漢時期民間俗工而言，其位字作立，伯字作白，恐非刻意擬古，而是與其他大量省簡偏旁字（如：漢—、泄—世、孫—）為同一法則，而這種簡體字，也常見於東漢民間刻石文字。

94 《說文》卷八下：「飲，獸也……，古文飲，从今水。」案由鏡銘飲省作，知從「今水」實為從「欠水」之。

醴—禮

陽—楊、

親—係

蕃—潘

紀—芑

③同音替代：

金—今

陽—羊

游—由

壽—受

賈—古

比—敝

飛—非

久—九

以上三種形式是漢文字常見現象，馬王堆帛書、臨沂漢簡等均常見。

④省重複部分⁹⁵：

絲—𦃟

樂(樂) — 𪛗、𪛘

靈—𩇑

攝—𢶏

顯—𩇑

逕—逕

⑤省筆代繁複：

(一)尚—𠂔，知—𠂔，辟—𠂔，商—𠂔

(以二代口旁，與馬王堆帛書，臨沂漢簡「者」字作𠂔，十分類似)⁹⁶

95 戰國文字已有省重複部分的簡體，如楚作𠂔、𠂔作𠂔等。參考林素清〈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大陸雜誌》72卷5期。

96 戰國文字已見用「=」代省去筆畫之例，如馬作𠂔、爲作𠂔，齊作𠂔。而臨沂漢簡者字作𠂔、焉作𠂔，與鏡銘口省作=相似。

林 素 清

𦉰—𦉰、𦉰、𦉰

幽—山⁹⁷

食—食

哉—𦉰 (省口)

爵—𦉰

以上簡化方式，草書常見。

(二) 過—過

善—𦉰、𦉰、𦉰

妾—妾 章—章 竟—竟 龍—龍

宰—宰 新—新 辟—辟

棗—棗

萬—萬、萬

登—登

歲—歲

袁—袁

舉—舉

以上簡化方式在隸化過程中常見。

⑥ 併筆及連筆

章—章

凍—凍、凍

多—多、多

驩—驩、驩

觀—觀

懷—懷

雨—雨 (居延簡甲86A作雨)

雍—雍

⑤(一)及⑥兩種形式，在草書上運用得相當廣泛。總之，歸納漢鏡銘中簡化字體，

97 漢代草書亦常見用點代替部分筆畫之例，如：器作𦉰、坐作坐、留作留。

部分是前有所承，直接由戰國文字而來，部分又影響後來書體。也說明了兩漢文字承先啟後的重要性。

(二) 繆篆與摹印

繆篆名稱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

漢興，蕭何草律，……太史公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⁹⁸

《說文解字·敘》云：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是秦書已有摹印體。《說文解字·敘》又云：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篆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⁹⁹

至王莽六書改稱繆篆。姑且不論其名稱如何改變，至少西漢初已有摹印體，而王莽時稱爲繆篆是很清楚的。至於繆篆書體如何，則有幾種不同的說解：

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認爲繆篆是「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歷來學者多持這樣的觀點。如：袁枚《繆篆分韻·序》中說：

繆篆即摹印所用也。古文二篆繁簡不同，而結構皆圓，以篆刻印，宜循印體，則變圓爲方，分朱布白，屈曲密填，有綢繆之象焉。

謝景卿《漢印分韻·序》云：

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漢時有六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篆固別爲一體，屈曲填密，取糾繆之義，與隸相通，不盡與說文合。

98 《漢書》卷三十，藝文印書館影印王先謙《漢書補注》頁885—886。〈漢志〉蕭何課學童以六體之說不確，《漢書補注》等已有說明。龍師宇純《中國文字學》「周禮六書的實質」節（55—76頁），論述最詳。可參閱。

99 段玉裁注「摹印」云：「即新莽之繆篆也。」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本段玉裁注《說文解字》頁768—769。

羅福頤、王人聰合著《印章概述》則說：

繆篆也就是一種形狀曲折回繞，用來刻印的書體，但漢印中所見到的篆體，大多數平直方正，與繆篆意思不合，只有漢魏私印中有一種書體多作曲折回繞之狀，和許慎所說繆篆的意思正相合。¹⁰⁰






並列舉「祭睢」、「東憲私印」（圖三十五）為例，來說明繆篆體。正如羅福頤所說漢印所見多平直方正，與所謂曲折回繞的繆篆體並不相同，而符合這種字體的印章，卻多出現在東漢以後，因與〈漢志〉記載漢初以繆篆等體試學僮的事實不合。因此，以曲折回繞來解釋繆篆，並以爲摹印專用¹⁰¹，是很難使人信服的。

宋米芾曾指繆篆即所謂「填篆」¹⁰²，清段玉裁也不強調「屈曲纏繞」之意，僅做這樣的說解：

摹，規也。規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繆讀綢繆之繆。¹⁰³

清陳澧〈摹印述〉¹⁰⁴文則主張擴大繆篆的施用範圍至於其他金石文字，他認爲：

繆篆，世所傳銅印字是也。漢延光殘碑、韓仁碑額即繆篆體，漢晉銅器及瓦當文、磚文亦多此體。

事實上，這種繆篆體的字體，在西漢武帝前後的帶方欄草葉紋鏡上，見得相當清楚。由於銘文要配合方欄書寫空間，無論篆體或隸體，書寫上皆力求方正，於是在筆畫上作了些挪讓變化，以求其美觀。如長字作、樂字作、所字作、貴字作、謹字作皆是。稍晚，以銘文爲鏡背主要裝飾的日光鏡和昭明鏡，又因其文字的裝飾性強，所用字體無論方體、圓體，或篆或隸，往往依所佔空間之大小而規摹之，並作種種變化，甚至添加各式方圓圖案符號來與之相互配合。這時繆篆體就更臻成熟了。

印章文字僅容於「方寸」之間，在有限空間之中，確需費心經營規摹，以求印面佈局勻稱美觀，於是繆篆體被更廣泛地運用著，字體也就更富於變化。

100 1963年香港中華書局版。

101 如：黃庭堅：「繆篆……漢以來符璽印章也」。鼎文書局影印《說文解字詁林》11-925至11-970引。又如馬國權等亦僅就漢印文字談繆篆。見〈繆篆研究〉、〈鳥蟲書論稿〉，《古文字研究》第五、十輯。

102 見〈辨印帖〉，《美術叢書》初集。

103 《說文解字·敘》「繆篆」注。同（99）。

104 引自《美術叢書》初集。

一般說來，秦印多秦篆，字體圓轉；漢印文字則為較方正篆體，與一般漢篆並無太大差別。西漢中晚以降，印文篆體才見各種變化，如增篆、減篆、推移、挪讓，形成了印章特有的篆體。東漢以後，印文篆意漸少，隸筆增加，字體結構的變化更大，盤旋、曲折，或變換字體偏旁位置等，更顯現出繆篆的特質，於是許慎《說文解字·敘》正式在「繆篆」下加了「所以摹印也」¹⁰⁵說解。因此，以廣義地裝飾性字體的觀念來討論繆篆問題，不僅能清楚地為此體尋出源流¹⁰⁶，同時也才能符合史籍上關於漢初已有繆篆體的記載。

(三)隸書與隸變

文字隨書寫需要，必然朝向簡化、規範化發展，漢字原始象形符號逐漸淡化。為達到便捷目的，又有「解散篆法」、「破圓為方」的簡化潮流，就是草篆和隸變。

《漢書·藝文志》稱隸書為「苟趣省易」，許慎《說文解字·敘》稱：「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衛恆《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都認為隸書是小篆的簡便寫法。桂馥《晚學集·說隸》指出應先多認識碑版文字，並了解篆書，才能了解隸書及篆隸變化規則：

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意；隸之初變乎篆也，當近于篆，既而不變再變，若耳孫之於鼻祖矣。

幸而近年古文字材不斷出土，我們有較前人更多的實物，對於尋訪篆隸演變規律，有極大幫助。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四川青川木牘的相繼出土，我們不僅見到秦隸，更看到了秦武王時代的隸書，而兩者的字形結構的接近，使我們可以確信隸書興起戰國後期，盛行於秦代，是一種較為草率的篆體。又可稱草篆或秦隸、古隸。

秦隸保留的篆意較多，但也有若干隸化痕跡，如從水旁字，多已寫成「𠂔」：

減（睡虎地簡53.33）、𠂔（睡虎地簡48.69）

105 印文增減筆畫或作曲折回繞之狀，不同於正規篆體，因此或視繆篆為繆誤的篆體。見：莊新興〈漢印文字繆篆試探〉，《書法研究》1983年2期。其說不可信。

106 參考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第五章「美術字體與繆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

𠂔 (睡虎地簡53.33)、𠂔 (睡虎地簡10.14)

從言(言)字，多隸化爲「言」：

謀 (睡虎地簡32.5)、論 (睡虎地簡24.26)








也有篆、隸互用，如：

議 (睡虎地簡36.83)、議 (睡虎地簡12.39)

可見其規範化並不徹底。同一偏旁的字寫法並不一致。而「水」、「言」是隸化較早的偏旁。


新出土的漢代帛書和竹木簡文字，如馬王堆帛書《老子》、臨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西漢初年文字，基本上也較接近秦隸，只是字體隸化程度更高。綜合秦漢簡帛文字，並參照兩漢其他金石文字及鏡銘文字，必能更清楚地探討篆書到隸書。或秦隸到漢隸的演變概況。例如：

①萬字












《說文》：「𠂔，蟲也，从九，象形」。嶧山碑作，仍象蟲形。睡虎地簡(24、27)已隸化作，像形。馬王堆帛書《老子》、臨沂《孫臏》等亦作。西漢初期大樂貴富鏡亦同。稍晚〈相馬經〉及〈武威漢簡〉，更簡省爲、。東漢袁氏鏡等萬字作。因此，演變的情形是這樣的：



 → 、 → 、 → 





(先秦) (西漢初、中) (西漢晚) (東漢)

形先與形同化，然後，逐漸簡化，其隸化過程相當清楚。

②無字

《說文》作「豐也，從林𠂔……」。嶧山碑作、睡虎地簡作，皆從、，與《說文》同。西漢中期與天無極鏡，無字省去人形作。帛書《老子》、竹簡《孫子》等亦省人形，但已較鏡文隸化，作，或。西漢末、東漢更進而簡成 (定縣竹簡)、 (龍氏鏡)、 (熹平三年鏡)。演變痕跡是：

 (嶧山刻石) →  (與天無極鏡)

 (睡虎簡10.8) →  (臨沂孫子30)、 (孫臏82) →  (定縣

簡)

(秦)

(西漢初)

𦣻 (熹平鏡)

𦣻 (龍氏鏡)

(西漢中晚、東漢)

秦隸結體上正方體長體不拘，筆畫往往篆隸並存，方圓並用，部分偏旁已漸趨向規範化，(如：言)，部分仍保留篆筆，且偶而也會出現草書式連筆的寫法，(如：𠂔、𠂔)。西漢初、中期隸書，則處於秦隸到漢隸的過渡期，隸化漸多。西漢末東漢初，漢隸逐漸成熟，結體方整，筆畫見規律性波勢和挑法，結體略如八字向外分散，故又稱漢隸為八分。總之，隸書解散篆體，將小篆長方體變成扁方形，並用平直方折筆畫取代小篆勻稱圓潤的線條，大幅地改變了漢字形體面貌，於是漢字脫離了圖畫性質，成為純粹符號性方塊字。這是漢字史上一次大變革。

文字從篆書到隸書(漢隸)的演變，稱為隸變。常見的方式有以下三種：

1. 形變：指將篆書圓轉線條，變為平直方折的筆畫。如：

① 𠂔 (秦權) → 𠂔 (見日之光鏡)

𠂔 (睡虎地簡23.1) → 𠂔 (竹簡孫子兵法) 𠂔 (七言鏡)

② 𠂔 (秦山刻石) → 𠂔 (睡虎地簡23.1) → 𠂔 (定縣竹簡)

→ 𠂔 (善銅鏡) → 𠂔 (銅華鏡)

2. 省變：指在形變過程中同時將部分線條加以省併或簡化。這是隸變中的大宗，如：

① 𠂔 → 𠂔 → 𠂔 (參考萬字例)

② 𠂔 → 𠂔 (睡虎地簡29.25) → 𠂔 (西陲簡39.4) → 𠂔 (尚方鏡)

𠂔 (七言鏡)

𠂔 (袁氏鏡)

3. 形訛：在一連串的形變、省變過程中，許多字已突破原來造字取義的原則，使原篆書同一字體，分化成幾個不同隸體(如 𠂔 變成 𠂔 與 𠂔)，或將篆書不同的形體混同為一¹⁰⁷，於是造字法則無從說起，甚至產生許多誤說。試以由不同形

107 此即字形因形訛同化之例。又如某些文字獨書時與當作偏旁時有別，如 𠂔 (𠂔)、

體隸變成「𠂔」形爲例，說明於下：

① 火(火形)→ 𠂔

𤇀(赤)→ 𤇁(袁氏鏡)

𤇂(照)→ 𤇃(昭明鏡)→ 𤇄(尚方鏡)

② 𠂔之下半(牛尾形)→ 𠂔

𠂔→ 𠂔(與天無極鏡)→ 𠂔(熹平鏡)

③ 𠂔(鳥足形)→ 𠂔

𠂔(帛書老子甲36)→ 𠂔(尚方鏡)、𠂔(張氏鏡)

④ 𠂔(馬足形)→ 𠂔

𠂔(睡虎地簡12.47)→ 𠂔(阜陽蒼頡)→ 𠂔(上大山鏡)

⑤ 𠂔(象尾形)→ 𠂔

𠂔(睡虎地簡23.1)→ 𠂔(善銅鏡)→ 𠂔(銅華鏡)

⑥ 𠂔(魚尾形)→ 𠂔

𠂔→ 𠂔(五十二病方236)→ 𠂔(帛書老子乙前128下)→ 𠂔(上大山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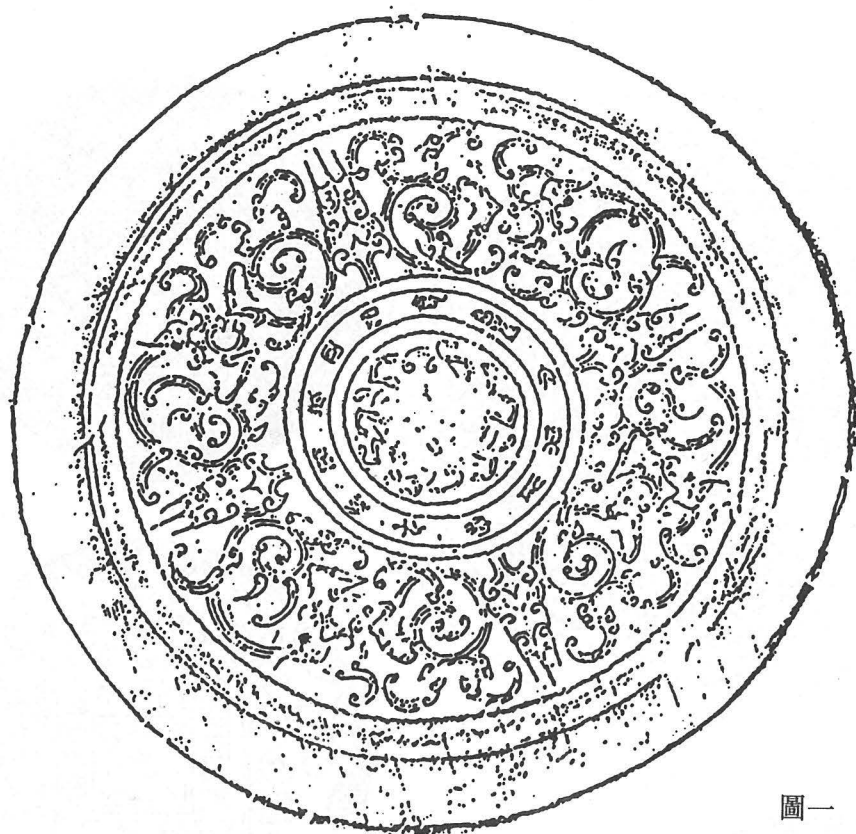
⑦ 𠂔之下半 𠂔(絲垂形)→ 𠂔

𠂔(睡虎地簡32.11)→ 𠂔(銅華鏡)→ 𠂔(銅華鏡)、𠂔(衡方碑)

龐大的鏡銘文字材料，確能補兩漢(金、石、竹木簡、帛)文字不足，對於秦隸到漢隸的演變痕跡，以及隸變規律等問題之研究，有極大助益。

(本文於八十一年二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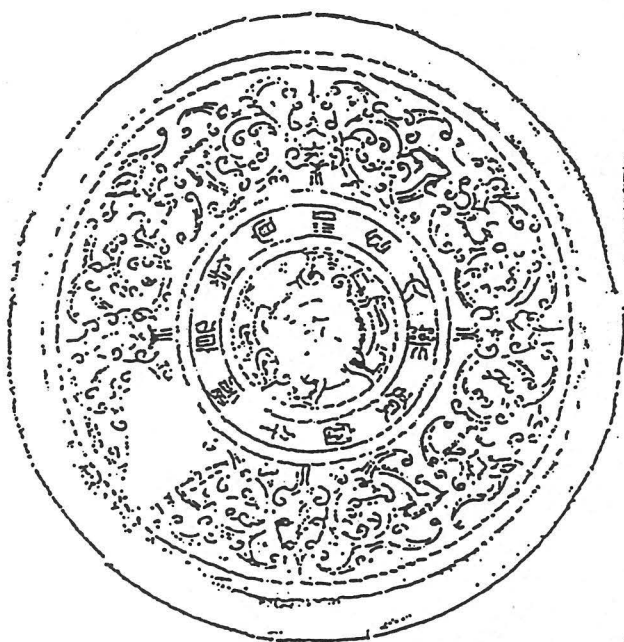
蚩(𧈧)、志(𧈩)、寺(𧈪)，皆隸變過程中常見形訛同化現象。因與鏡銘無關，故略去不談。將另撰文專論「省變與隸變問題」。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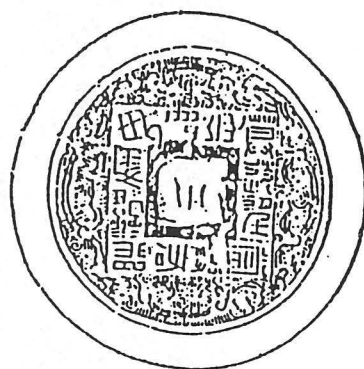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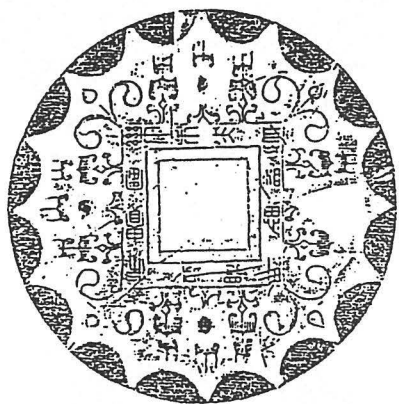
圖四



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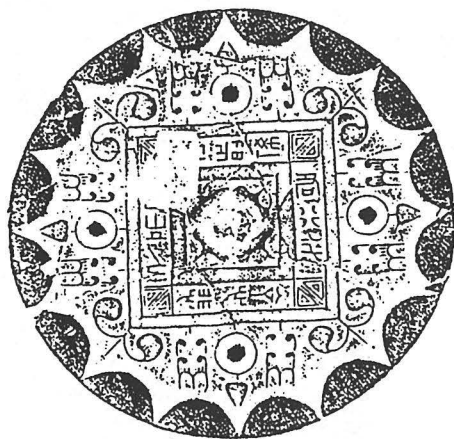
圖八



圖九



圖十一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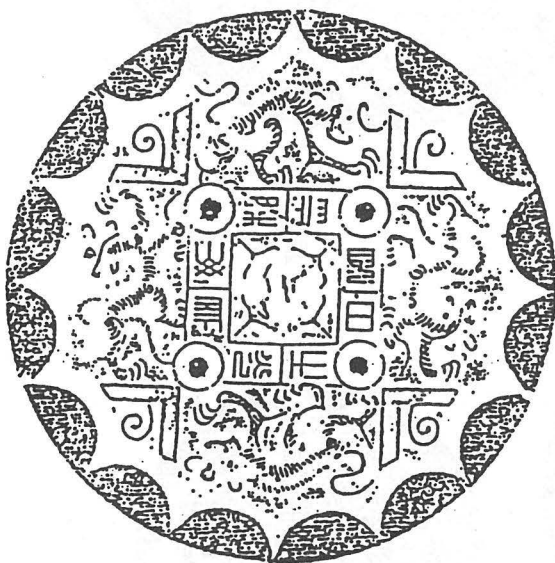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六



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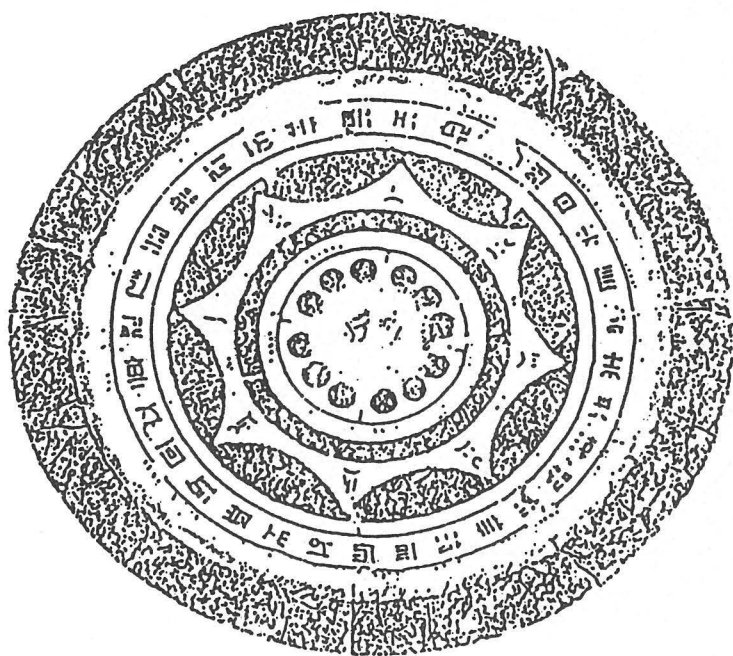
圖十七



圖十五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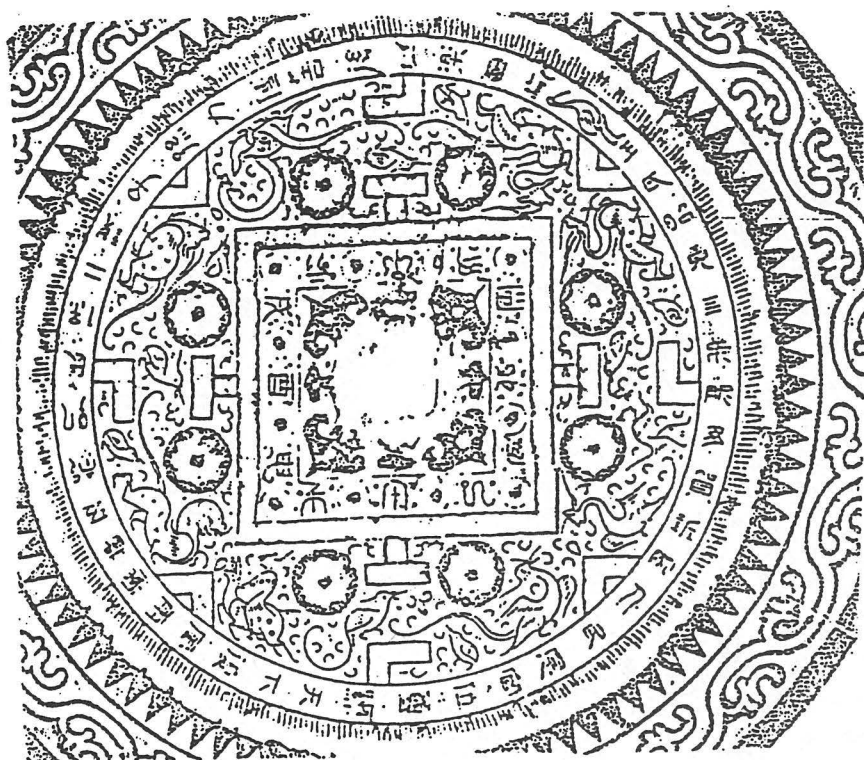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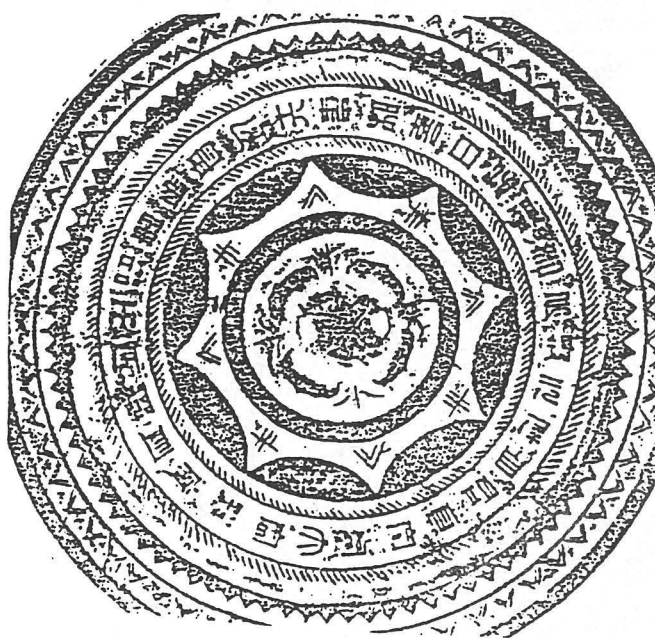
圖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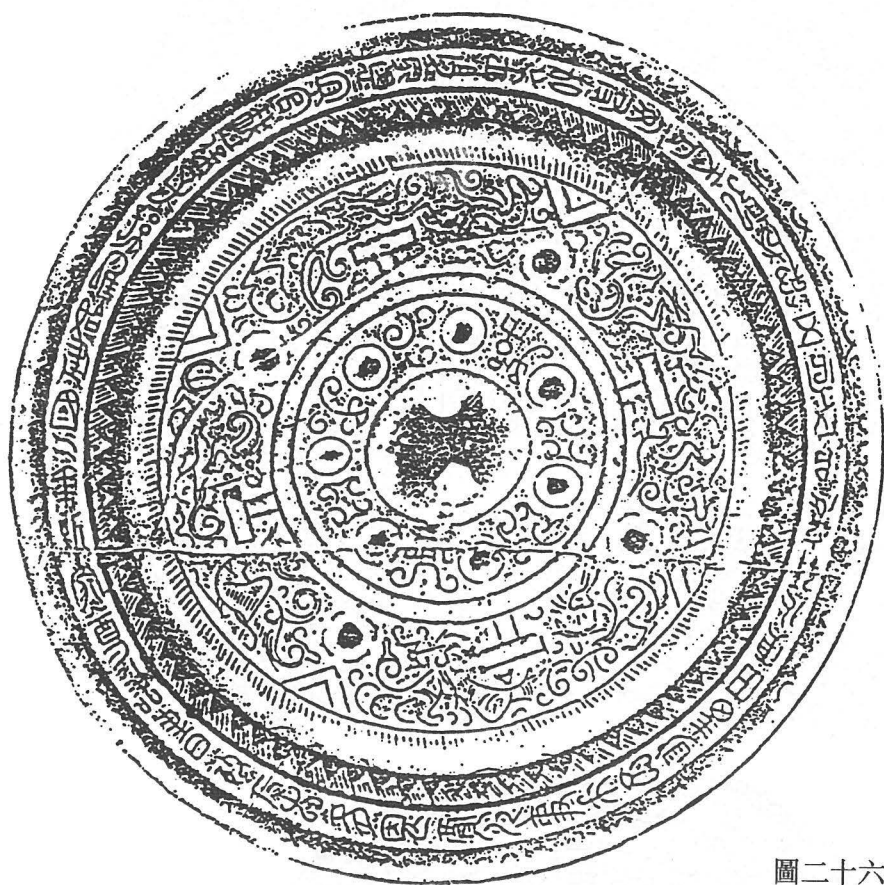
圖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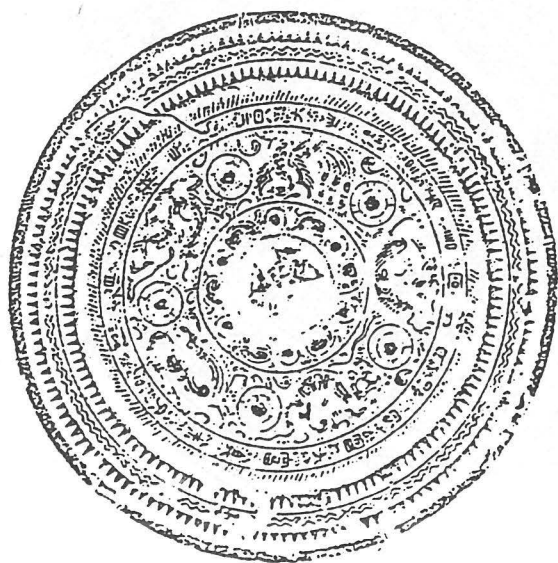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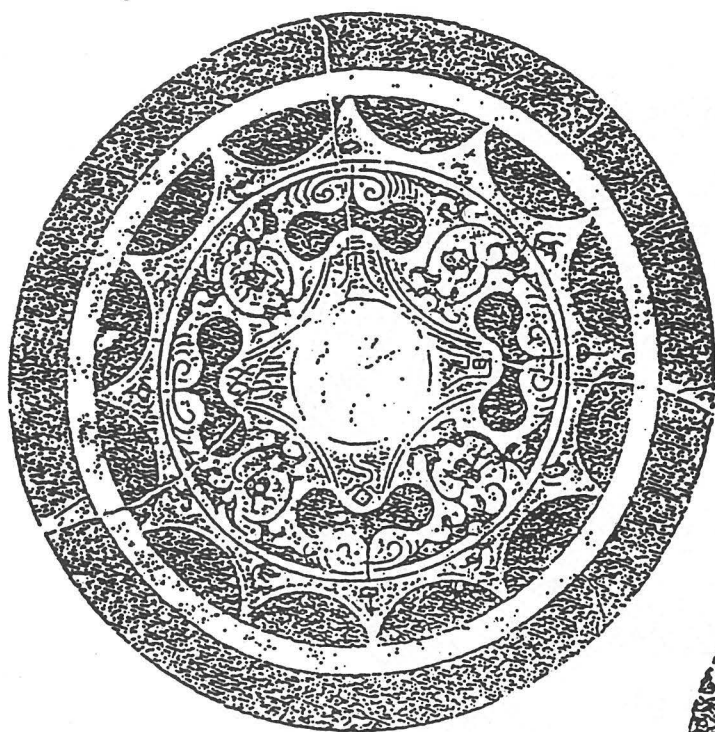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八

圖二十九



圖三十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圖三十五

徵引書目

一專書部分

- 八瓊室金文補正 陸增祥撰 1967年文海出版社影印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 陳佩芬編 1987年上海書畫出版社
上村嶺號國墓地 中國科學考古研究所 1959年科學出版社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 劉體智編 1934年石印本
小檀樂室鏡影 徐乃昌撰 1913年
支那古鏡概說 梅原末治撰 1936年
文史考古論叢 陳直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編輯委員會 1979年文物出版社
古鏡聚英 後藤守一編 1969年
古鏡圖錄 羅振玉撰 1916年
印章概述 羅福頤、王人聰 1963年香港中華書局
四川省出土銅鏡 四川省重慶市博物館編 1960年文物出版社印
吉林出土銅鏡 張英編 1990年文物出版社印
金文編 容庚編 1971年聯貫出版影本
金石索 馮雲鵬、馮雲鵠 1906年石印本
長安獲古編 劉喜海著 1971年藝文印書館影本
長沙發掘報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1957年科學出版社印行
東洋文庫所藏梅原考古資料目錄 東洋文庫東亞考古學研究委員會 1984年
東亞考古所印行東洋文庫
美術叢書 黃賓虹 藝文印書館印
宣和博古圖 宋徽宗敕撰 1969年影印亦政堂本
洛陽燒溝漢墓 洛陽區考古發掘隊編 1959年科學出版社印行
洛陽出土銅鏡 洛陽市文物管理會編 1959年文物出版社
洛陽出土銅鏡 洛陽博物館編 1988年文物出版社
書道全集第2卷(漢) 1975年大陸書局印本

- 浙江省出土銅鏡選集 王士倫編 1958年古典藝術出版社印行
- 浙江出土銅鏡 王士倫編 1987年文物出版社印行
- 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 錢坫著 1921年百一廬影本
- 陝西省出土銅鏡 陝西省文物管理會編 1958年文物出版社印行
- 湖南出土銅鏡圖錄 湖南省博物館編 1960年文物出版社印行
- 善齋吉金錄 劉體智輯 1934年石印本
-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發掘報告 雲南省博物館編 1960年文物出版社印行
-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本
- 說文解字詁林 丁福保編 1975年鼎文書局影本
- 漢書補注 王先謙 藝文印書館影本
- 漢書 班固 鼎文書局標點本
- 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 羅振玉撰 文華出版社影印本
- 漢以前の古鏡の研究 梅原末治 昭和十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印
- 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 梅原末治編 1942年桑名文星堂印行
- 睡虎地秦墓竹簡 1981年里仁書局影本
- 廣州漢墓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1年文物出版社印行
- 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 湖北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合編 1986年文物出版社
印行
- 嘯堂集古錄 王俅撰 涵芬樓影本
- 樂浪郡時代の遺蹟 朝鮮總督府 1925年東京青雲堂印本
- 歐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 梅原末治 東京刀江書院本
- 歷代著錄吉金目 福開森編 1939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 繆篆分韻 桂馥 嘉慶年間姚覲元重校刊本
- 涪縣辛村 郭寶鈞 1964年科學出版社
- 簠齋藏鏡 宣哲編 1925年蟬隱樓影本
- 藤花亭鏡譜 梁廷桢編 龍氏中和園印本
- 續金文編 容庚編 聯貫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
- 關中秦漢陶錄提要(摹廬叢書七種) 陳直 1981年齊魯書社

羅雪堂先生全集 羅振玉 1968年文華出版社公司印行

巖窟藏鏡 梁上椿 1942年印本

中國文字學 龍宇純 學生書局1982年9月再訂本

二單篇論文部分

石家莊市橋東單室磚墓 石家莊市文化局 文物1959年第四期

太原東太堡出土的漢代銅器 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1962年第四、五期

越王劍永康元年群神禽獸鏡 上海博物館藏 文物1962年第十二期

定縣北莊漢墓出土文物簡報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文物1964年第十二
期

四種銅鏡圖錄釋文的校訂 陳直 文物1963年第二期

貴州黔西縣漢墓發掘簡報 貴州省博物館 文物1972年第十一期

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年
第二期

靈寶張灣漢墓 河南省博物館 文物1975年第十一期

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 洛陽博物館 文物1977年第六期

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墓發掘簡報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文物1978年
第九期

貴州興義興仁漢墓 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 文物1979年第五期

揚州邗江縣胡場漢墓 楊州市博物館 文物1980年第三期

揚州西漢「妾莫書」木槨墓 楊州市博物館 文物1980年第十二期

寶雞市鏟車廠漢墓 - 兼談M1出土的行楷體朱書陶瓶 寶雞市博物館 文物
1981年第三期

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 揚州博物館、邗江縣圖書館 文物1981年第十一期

陝西臨潼博物館新徵集的青銅器 趙康民 文物1982年第九期

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發掘簡報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文物1983年第四期

洛陽燒溝西14號漢墓發掘簡報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文物1983年第四期

- 陝西勉縣金寨新朝墓葬 文物1984年第四期
- 揚州出土的漢代銘文銅鏡 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 文物1985年第十期
- 盱眙縣出土東漢神獸鏡 秦士芝 文物1986年第四期
- 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 平朔考古隊 文物1987年第六期
- 江蘇邗江姚莊101號西漢墓 揚州博物館 文物1988年第二期
- 山東臨沂金雀山九座漢代墓葬 臨沂市博物館 文物1989年第一期
- 濟寧市博物館近年揀選的古代銅鏡 濟寧市博物館殷風華 文物1990年第一期
- 廣西出土古代銅鏡選介 于鳳芝 文物1990年第一期
- 南陽市博物館藏紀年銅鏡 崔慶明 中原文物1982年第一期
- 安陽市博物館藏銅鏡選介 安陽市博物館 中原文物1986年第三期
- 陝西長安洪慶村秦漢第二次發掘簡報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考古1959年第十二期
- 長沙北郊東漢墓中出土的銅尺 湖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 考古1959年第十二期
- 湖南零陵李家園發現新莽墓 湖南省博物館 考古1964年第九期
- 讀武威漢簡 陳邦懷 考古1965年第十一期
- 江西南昌市南郊漢六朝墓清理簡報 江西省博物館 考古1956年第三期
- 長沙湯家嶺西漢墓清理報告 湖南省博物館 考古1966年第四期
- 湖北漢陽蔡甸一號墓清理 湖北省博物館 考古1966年第四期
- 洛陽西漢墓發掘簡報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考古1974年第一期
- 江西南昌市東郊西漢墓 考古1976年第二期
- 江蘇盱眙東陽漢墓 南京博物館 考古1979年第五期
- 寶雞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 王永光、曹明檀 文物1979年第二期
- 齊家文化銅鏡的非破壞鑒定 李虎侯 考古1980年第四期
- 揚州東風磚瓦廠八、九號漢墓清理簡報 揚州博物館 考古1982年第三期
- 雲南昭通茨泥巴出土兩面漢鏡 陳本明 考古1982年第三期

- 廣西貴縣羅泊灣二號漢墓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考古1982年第三期
- 洛陽西漢墓發掘簡報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考古1983年第一期
- 陝西淳化縣出土漢代銅鏡 淳化縣文化館 考古1983年第九期
- 洛陽西漢石槨墓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 考古1984年第九期
- 長沙樹木嶺戰國墓阿彌嶺西漢墓 湖南省博物館 考古1984年第九期
- 廣西貴縣北郊漢墓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考古1985年第三期
- 陝西勉縣老道寺漢墓 郭清華 考古1985年第五期
- 山東嘉祥縣出土古代銅鏡 嘉祥縣文物管理所 考古1986年第十期
- 上海福泉山西漢墓群發掘 王正書 考古1988年第三期
- 山西省朔縣趙十八莊一號漢墓 山西省平朔考古隊 考古1988年第五期
- 漢代山東出土銅鏡之比較研究 逢振鐸 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四期
- 洛陽藏鏡述論 米士誠、蘇健 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四期
- 城固縣文化館館藏銅鏡簡介 鄭榮 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四期
- 江西瑞昌縣出土漢代銅器 王輝 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一期
- 四川彰明佛兒崖墓葬出土的銅鏡 考古通訊1955年第六期
- 湖南耒陽東漢墓清理簡報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考古通訊1956年第四期
- 黃陂館藏的一批古代銅鏡 黃鋁 江漢考古1987年第四期
- 孝感地區博物館館藏銅鏡簡報 孝感地區博物館 江漢考古1990年第二期
- 廣西貴縣漢墓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57年第一期
- 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 考古學報1963年第二期
- 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墓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 考古學報1965年第一期
- 光化五座墳西漢墓 湖北省博物館 考古學報1976年第二期
- 南昌東郊西漢墓 江西省博物館 考古學報1976年第二期
- 巨野紅土山西漢墓 山東省荷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 考古學報1983年第四期
- 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 考古學報1977年第二期
- 湖南資興東漢墓 湖南省博物館 考古學報1984年第一期

林 素 清

- 赫章可樂發掘報告 貴州省博物館 考古學報1986年第二期
- 廣西昭平東漢墓 廣西壯族自治博物館、昭平縣文物管理所 考古學報1989年第二期
- 山東臨沂金雀山一號墓發掘簡報 臨沂文物組 考古學集刊第一期
- 湖南常德東漢墓 湖南省博物館 考古學集刊第一期
- 扶風博物館藏歷代銅鏡介紹 王倉西 文博1988年第四期
- 陝西眉縣常興漢墓 文博1989年第一期
- 常興漢墓 文博1989年第一期
- 臨潼發現漢初平年元墓 林泊、李德仁 文博1989年第一期
- 中國古鏡銘文叢譚 梁上椿 大陸雜誌二卷第三期
- 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的問題 高去尋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本下論七、十 張勛燎 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 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 林素清 大陸雜誌72卷第五期
- 兩漢鏡銘所見吉語研究 林素清 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年10月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 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 林素清 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
- 繆篆研究 馬國權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 鳥蟲書論稿 馬國權 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 湖南出土漢代銅鏡文字研究 周世榮 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簡稱(周文))
- 漢印文字繆篆試探 莊新興 書法研究1983年第二期